

楊宛君生死戀

(本文插圖刊第2、53—58頁)

●汪佩蘭

水榭驚豔平生快事

四川名流中，人們都說楊森多內寵，他一共有十三位太太，曾任四川督軍兼省長，是武將之中擅以風流自賞者。又說中國畫家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張大千居士，也有八位夫人。此說見諸報章，大千居士聞後不禁哈哈大笑，頰道：「要打個對折，要打個對折！」

八位夫人打對折，那就是四位了。而在這四位夫人之中，唯一被大千自己一見鍾情，會謂：「若得此佳人，可謂平生快事」者，厥為民國二十四年夏天，在北平初相識的楊婉君。大千居士對這一位北國佳麗，應該說是頭一個因主動追求自由戀愛而結合的終身伴侶，生死戀人。

民國二十四年夏天，楊婉君與一位女同學到北京中山公園打乒乓球。走向水榭，水榭正在舉行畫展，走廊上有一個大鬍子邀請她們看畫展，北京「晨報」記者于非闖在旁介紹說：「畫展是為這位張大千先生舉辦的。」於是張大千在前帶路，詳為楊婉君講解。聽者入迷，講者更是喜得眉飛色舞，因為他早就愛上了楊婉君。看過畫展，張大千顯得精神百倍，特別慫恿，他請兩位小姐在公園茶肆裏飲茶，于非闖作陪，大千說：「

楊小姐的大鼓唱得太好了，聽來感人肺腑，對我的繪畫很有啓示。」婉君嬌羞地望着大千，其目光炯炯，充滿熱情，一縷黑色美髯飄拂胸前，談吐文雅，愛慕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臨別前，大千說：「楊小姐，有空請來舍下作客。」于非闖在旁打起了邊鼓：「大千先生住在頤和園聽鶯館內，好景緻，去玩吧！」張大千目送婉君離去後，央求于非闖說：「請多幫忙。」于非闖滿口答應：「一定一定。」

兩天後，于非闖拿了一幅仙女圖到楊家，對楊婉君說：「張大千聽說你喜愛他的畫，特地要我這幅畫送給楊小姐。」婉君接過來一看，是位神采飄逸的美人兒，臉型身材都和自己相像，不由一陣臉紅。于非闖說：「大千請您明天到頤和園賞景。」于非闖走後，楊婉君暗自思量：「看來張大千對我有意，他大我十九歲姑且不論，他的妻室能容我嗎？」楊婉君，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農曆四月十九日出生於北平。父親是一位彈月琴的老藝人。婉君聰明、漂亮，十三歲登臺演唱京韻大鼓，是北平城南觀音寺清音閣的曲藝演員。她聲音嘹亮清脆，姿容嫵媚美艷。有一回，張大千到清音閣，看見婉君正在臺上唱「黛玉葬花」，她一掄鼓槌，像天女散花般露出一雙玉

手，纖柔、細嫩，誠如古人所形容的：「葱葱柔蕤，白如脂玉」惹人憐愛，令人垂涎。張大千想：「若得此佳人，可謂平生快事。」只恨無緣相識。

送入洞房如願以償

自從在中山公園水榭畫展場中相識後，楊婉君與張大千形迹漸密，接觸頻繁，感情日漸深厚，真箇成了郎有情來姐有意。一天，大千在昆明湖畔，陪婉君觀魚，婉君看着一羣自由自在嬉戲的魚兒，喜不自勝地喊：「大千，你看它們多快活。」張大千不看魚，却看着婉君，充滿激情地說：「明天我請于非闖到你家求婚。」婉君低頭不語。張大千扶着她體貼地說：「我知道你擔心什麼，請放心好了。」正是：心有靈犀一點通，衷曲盡在不語中！

去到楊婉君家作媒的，除了于非闖，居然還有大千的夫人黃凝素，于非闖說動了婉君的父母，黃凝素更促使婉君下定決心。她說：「好妹妹，你這一來，就算幫了我的忙了。我孩子多，脫不開身，大千到哪兒去也不能陪着。你若來，我可專心專意看孩子，大千去哪兒也有個伴兒。」黃凝素瓜子臉，薄嘴唇，廣東人，相貌討人喜歡

。婉君見她親自來求，父母業已同意，她就欣然應允了。
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某日，楊婉君家大宴親朋，婉君着粉紅色衫絨旗袍，頭披白色輕紗，由兩名女童牽紗，在紅地毯上輕移蓮步，踏上迎親小轎車，她事先跟大千說好，不乘花轎，由妹妹與黃凝素陪乘轎車子歸。當她緩緩下車，各界名流在禮堂門口恭候，樂隊奏樂。張大千長袍馬褂，全身新衣，上前迎接婉君新娘。一拜天地，二拜父母，三拜來賓。衆賓客把一對新人送到東交民巷的德國飯店張大千租的房間，洞房花燭，兩人坐在柔軟的席夢思床上，大千幫婉君卸裝。他望着黛眉似遠山，明眸如秋水的婉君，摟抱着她的楊柳小腰，含情脈脈說：「今夜我終於如願以償了。」

新婚不久，婉君與大千乘法國客輪去日本東京渡蜜月，在頭等艙裏，卿卿我我，大千說：「我把你的婉字改成宛，叫你楊宛君好嗎？」宛君柔媚地說：「你認爲好就行。」東京之行宛君學會了些日語，以後正好派上用場。

婆媳之間時生齟齬

大千、宛君旅日歸來，先到蘇州網師園拜見張大千的母親曾友貞。網師園裏飼養着貓、狗、猴、鸞，池塘裏養着水獺。他們的汽車司機在路上拾到了隻小老虎放在汽油桶裏，送給大千的二哥張善子。善子把小老虎交給家人餵養，不讓老虎見血。小老虎長成一隻大老虎，自由自在地在家中出入。

大千的母親曾友貞出身名門，篤信基督教，擅長繪畫。治家嚴，規矩多，宛君到廚房必經過婆婆的寢室，如不入室請安，被婆婆看見就得挨罵聽訓。

宛君初到張家很不習慣，夏天炎熱，她陪大千出門看朋友穿短袖衣服，回家拜見婆婆須換長袖衣服，否則又要受責罵。

一天早上，宛君向婆婆問安，曾友貞正讀聖經，看不見大千，不悅地說：「你還知道來看我，八老子呢？」宛君回答：「在畫畫呢。」曾友貞說：「是你不讓他過來的。」宛君一聽動了氣：「啊，是我不讓他過來的。」曾友貞見兒媳婦胆敢頂撞婆婆，伸手打了宛君幾下。宛君轉身掀開門簾跑出去，曾友貞餘怒未息，拿着聖經追出來。宛君迅即跑到杏樹上，大千的「結髮」夫人曾慶葵出來幫腔數落宛君，宛君大聲說：「我嫁張大千時，根本不知道有你。」邊說邊摘杏子吃，曾友貞急說：「要摔死你的，你還不快下來。」宛君不依，還說：「你手裏拿的是什麼書啊？怎麼老是罵人呢？」大千聽見外面吵嚷，放下畫筆，從屋裏走出來，恭敬地對母親說：「宛君不懂事，請原諒她吧。」曾友貞怒說：「你總是替她講話。」宛君一見大千，在樹上放聲哭泣說：「你看你媽無緣無故打我……。」

大千輕言細語把宛君哄下樹來，帶回房裏，小心地爲她揩乾眼淚，宛君抽泣著說：「別管我了，你快畫吧！」宛君看大千滿臉汗珠，又趕緊替大千擦汗。

夏天作畫，大千須穿麻紗衣裳，爲的是怕汗弄髒畫面，畫一會兒，汗濕衣衫，脫去再換乾淨的。宛君拿著髒衣服放在走廊裏，曾友貞看見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快給他洗。」宛君原本打算洗的，一聽婆婆講話，便大聲說：「不管。」曾友貞說：「你在我家就得給他洗衣服。」宛君說：「洗不洗在我自願不自願，你要我洗我就不洗。」大千夾在母妻之間左右爲難，帶著宛君離蘇州去上海。到了上海第三天，他要宛君帶兩百塊錢，一籃水果回蘇州探望母親。

宛君提著水果籃，走到曾友貞房門前，聽見她正對曾慶葵罵宛君：「八老子不給我錢，都是她挑唆的。」宛君掀開門簾進去說：「阿婆，大千要我給您送水果和錢來了。」曾友貞轉怒爲喜道：「宛君，我說你真好。先弄飯吃，再拿些實用的東西，乘晚車回去吧。」宛君說：「謝謝阿婆，不用拿了，我就走，大千會常常給您來信的。」宛君返回上海，對大千講回家的經過，大千笑說：「誰也拿你沒辦法。」

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，大千偕宛君遊華山途中，接到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的電報，請他們去西安小住數日，大千夫婦欣然接受邀請。大千與宛君從華山下來，見到楊虎城夫婦親來迎接，心中很感激，四人回到西安，大千夫婦就住在楊虎城家裏。

當時蔣中正委員長說要到西安視察，市內實行戒嚴，不許通行。火車站張燈結綵，西北剿共副司令張學良與楊虎城身着戎裝，率儀隊在火車站迎接，接不到委員長。忽然有人來報：「委員長乘民航機已到機場。」原來，蔣委員長怕不安

外 中 雜 誌

全，對張、楊兩人撒了個謊。

張學良在楊虎城家裏見到張大千忙說：「請先生給我畫張畫吧。」大千說：「我剛接到余叔岩的電報，要趕回北平看他的告別舞臺戲『打棍出箱』哩！下回再畫吧。」張學良說：「你畫完了，我開專機送你回北平。」大千感於張學良的盛情，偕宛君回到西安新城金家巷張副司令公館，在紫檀木大理石桌上，楊宛君爲大千鋪紙、研墨。大千揮動彩毫，不久一幅雄偉的華山圖躍然紙上。張學良稱讚說：「先生乃神筆也。」大千謙說：「將軍過獎。」大千用兩隻手指捻著畫到壁爐邊去烤，靠得太近，火舌燎著了畫，又燎著了他的長鬍子。張學良與楊宛君連忙上前幫著撲滅。張學良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別著急了，下回再畫吧。」大千看看牆上的時鐘說：「戲看不成了，我重新畫一張吧！」張學良喜不自勝的連說：「謝謝，謝謝。」楊宛君急忙重新理紙，陪侍大千作畫，於是一幅更爲壯觀的華山圖出現在紙上。後來余叔岩對大千說：「你沒來看更好，我已不是你想像中的余叔岩了。我遭壞人暗算，在箱子裏釘了釘子，挺了兩挺沒挺出來，最後不顧疼痛挺了出來，釘子刺傷了脖子和胳膊，掛了彩！」

我的成功離不開妳

在北平，大千與宛君先後住過董子胡同、羅弦胡同等處。不論住在城裏哪兒，他們仍常到頤和園聽聽鶯的「夏宮」。

在聽聽館廊前，大千養了一隻黑色鸚鵡，名

喚「料哥」，善學人語，一會兒「張大千啾口」，一會兒「張大千電話」，一會兒「程硯秋到，程硯秋到」、「張嫂，拿水來」。程硯秋常被料哥誑騙，罵料哥：「討厭！」於是料哥又多學了一句：「討厭，討厭。」張大千是文人雅士，聽不得粗言穢語，料哥從此失寵。

大千喜歡陪宛君逛驛馬市、琉璃廠、榮寶齋。宛君體態嫵媚，偏好男裝，她穿毛料西裝，戴禮帽，不知情的人以爲是她的公子。一天，大千、宛君去到榮寶齋，見一玉石生成竹子依山模樣，端立架上。宛君愛不釋手，榮寶齋老板忙說：「太太喜歡就拿去吧。」宛君問：「要多少錢？」老板連說：「不要，不要。」令伙計用錦盒裝好，親遞宛君手中。出門後，大千說：「他們不要你的錢，是要我的畫啊。」大千隨即送給榮寶齋兩幅山水圖，作爲回贈。大千親手在那塊美玉上篆刻「宛君」二字，宛君一直珍藏在身邊。往後動亂的半個世紀，她失去了一切，但這枚玉章她始終保存，紅衛兵也未曾把它搶走。

當時有些四川人到北京去謀差事，找不到工作又想回四川沒旅費的就來找張大千。大千總是對來訪的鄉親說：「現金我沒有，給你畫張畫送到琉璃廠去賣吧。」來人等着，彩筆一揮而就。鄉親拿着畫送到琉璃廠書店賣了錢當路費。大千常常對宛君說：「錢就在我手裏。」宛君說：「是的不錯。」

宛君深深瞭解，張大千的手，其實就等於是印鈔機。

大千常借宛君遊名山大川，跋山涉水，不論

多累，心情都異常愉快。走到大千喜歡處，大千就說：「這兒很好。」宛君忙幫他打開畫本，大千立即寫生，回到住處連夜畫，有時畫得很晚，睜得眼睛都睜不開，每逢這時候，他就對宛君說：「快給我剝點東西吃。」宛君心疼地勸說：「你明天再畫嘛！」張大千說：「我必須一口氣畫下來，明天就沒這精力了。」以後大千要畫畫，宛君就在旁邊擺上幾碟葡萄、落花生等大千喜愛的零食。

時間一久，宛君把畫紙一鋪，就知道大千會從何處下筆。大千尚未下筆，她似乎看見雲海從紙背透上來，不由脫口而出：「你老畫華山。」「不，我畫黃山。」但停筆一看，畫的還是華山，大千對宛君說：「你看熟了，我的成功離不開你。」

處變不驚智救大千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日本軍閥發動盧溝橋事變，全面侵華，烽烟四起，廬舍爲墟。日寇佔領北平，住在頤和園聽聽鶯館裏的大千與宛君，非常焦急，他們身邊還有黃癡素生的兩個孩子。大千說：「你帶着孩子立即進城，婦道家不引人注意，你進城後叫紅十字會派汽車來接我，以後再作打算。」宛君與隔壁一位正準備逃進北平城的鄰居化裝成村婦，一人騎一輛自行車，後面各歇着一個孩子，急急忙忙馳向北平城裏。傍晚時分，宛君一行到達西直門，只見城門緊閉，兩名荷槍實彈的日本兵惡狠狠地把守着，一個穿黑府綢大褂的漢奸彎腰駝背地站在旁邊。要後退，

沒有路。宛君只好壯着膽子，硬着頭皮走上前去。漢奸問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「我們是城裏人，看親戚回來晚了，放我們進去吧。」日本兵卸下刺刀槍對着楊宛君。宛君急忙把漢奸拉到一邊，塞給他一點錢說：「都是中國人，您幫說兩句好話。」又指着自行車把上網兜裏的兩條美國烟：「這個您拿去。」漢奸打開包袱翻看，只有幾件小孩子換洗的衣裳。拿着兩條烟走到日本人面前說：「她們是幹活的良民，這是送給您們的。」

兩名日本兵互相看了看，一個點點頭，另一個向着城門樓上喊了幾聲，一會兒，西直門城門開了一條窄縫，楊宛君兩人急忙推着孩子鑽了進去。

後來日本兵封鎖頤和園，把園中居民趕到排雲殿前。一名大佐，手按着武士刀指着張大千，「你出來！」身穿藍布長袍的張大千從人羣中走出。「你是國民黨監察院長于右任。」張大千用手指着自已說：「我不是。」大佐說：「于右任是大鬍子，他的鬍子大大的。」「我是畫畫的。」大佐出生於文官家庭，喜歡附庸風雅，最好中國字畫，於是說：「你會畫畫？」「你一個人出來。」大千被帶進一間屋子，日本人找來筆、紙、硯臺，笑着說：「你畫給我們看看。」大千提起畫筆，蘸着墨汁畫了一只螃蟹，日本兵說：「再畫一個。」大千一揮而就，一只活生生的蝦躍然紙上。此時，日本大佐偵知他是著名畫家張大千，眉開眼笑地走來，「你不要出去了，留在這兒爲我們畫畫吧。」在這緊急時刻，宛君乘坐紅十字會汽車直闖入園中，聽說大千被迫在作畫，奔進屋來。穿白色旗袍的楊宛君跟着穿白大褂的大夫

走過來說：「不行，他患傳染病肝炎，會傳染的，請讓他治病，醫院已派車來接他了。」大佐沉吟一下，量張大千也跑不了，一揮手，宛君和大夫攙着大千登上救護車飛快地開走了。宛君有胆有識，有勇有謀，張大千不由得不從心坎裡面愛煞了她。要是讓日本人長久的把張大千留住，那豈不是等於雙手奉上一座造幣廠了嗎？宛君把大千安頓在北平市內羅拔胡同家中，即到郵電局給上海的四哥張楫拍封加急電報，有事請他北上商量。這時期，張大千的心情憂急如焚，眠食不安。可是，有一天在計劃脫離險境尚不能實現時，却靈感一來，畫了一張自畫像，頭戴「東坡帽」，身穿古服，盤膝坐在一棵古松下，一臉黑鬍子，道貌岸然。

畫上題了一首浣溪沙詞：

十載龍頭一破冠，
我我不畏笑寒酸，
畫圖留與後來看。

久客漸知謀食苦，
還鄉真覺見人難，
為誰留滞在長安？

大千自寫像並題，時丁丑十月也。

這首詞意，可以看出大千那時的心情，漸漸地也就傳了出去，而且一直傳誦到他作古後的今天。後來，畫的中右側，於他頭部左側空白處，另有幾行題跋，道出這幅畫的原委，原文如下：

「此去年因故都極危殆時自作小像，年三十有九也。蘭軒老友別十五年，相晤渝州，因舉以為贈。大千弟張爰」

「蘭軒」是何許人已不可考。這幅畫還留在大陸，據說民國七十六年曾在北平張大千畫展時

展出過。另外，這幅自畫像和浣溪沙詞，大千還同樣畫題在扇面上，送給了他的知心老友謝稚柳。民國二十六年多某一天北平火車站前佈滿了日本兵，嚴密地注視着每個旅客。宛君走進月臺，南來的火車緩緩進站，張楫提着黑色小皮箱出現在車廂門口。宛君高聲招呼「四哥！」，顧不得細說，拉着張楫往月臺外走去。一名日本兵用刺刀一橫，擋住去路，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張楫一驚，把皮箱掉在地上，宛君擋住張楫，用東京味十足的日語說：「這是我親哥哥，從上海來看望我，請放我們過去。」日本兵一聽宛君道地的日語，不由自主「啪」地來個立正，「請開路。」宛君陪張楫出了車站，登上了出租小汽車，駛回北平家中。

夫妻相逢悲喜交集

那時黃凝素帶着幾個孩子已經離開北平逃回四川，北平張大千家只剩下大千、宛君與小兒子羅羅。三人正在商議對策，看家的狗大聲吠叫。宛君伸頭一望，身着軍裝皮靴的日本人闖了進來，狼狗撲上去，對着日本人靴子狠狠咬上一口，日本人抬腳猛踹狼狗，逕自進屋。坐在床上，很不客氣地對大千說：「聽說你有許多古字畫，拿出來，我們給你成立一個館，陳列起來，比放在你個人手中保險。」「我的古畫不在北京。」「在哪裏呀？」「在蘇州、上海。」張大千看日本人猶疑，就說：「我留在北平，讓我太太去拿吧。」楊宛君也不推辭，開口就對日本人說：「你們開個路條，我去拿。」

日本人開出路條寫着：楊宛君，女，北平人，廿二歲，已婚，雙程兩星期，上蓋日本憲兵司令部章。宛君隻身到天津，託張大千的學生買輪船票。當時平津一帶，人人亟於逃離淪陷區，奔向大後方，華洋客輪，一票難求。張大千的學生僅祇幫她買到了一張貨船附搭旅客票。正在為難，宛君劈手就把船票拿過去，絲毫不以為意的說：「貨船上有旅客，我就坐得。」學生還在不放心，喊了聲：「師母……」宛君接口就說：「我再不走，只怕走不成了！」

天津塘沽港一艘舊貨輪甲板上，坐着女扮男裝的楊宛君，她穿淺灰色西服，白襯衫打深藍色領帶。身邊鋪着涼蓆，涼蓆上放着白色鋪蓋卷。周圍擠滿了難民乘客，船還沒開，她就從口袋裏掏出路條，撕個粉碎，丟進大海。老貨船在茫茫海上顛簸行進。天黑了，宛君眼看橫七豎八躺着的乘客，咬咬牙，躺在涼蓆上，蓋上白被子，睜着雙眼，心中無限淒楚。婚後，她無論到何處都有大千在身邊。這次獨自遠行，而且身負重任。她腦海裏想起臨行前大千擁抱着她，焦灼擔心的眼神，「無論我出什麼事，你千萬不要回來。」大千的聲音迴響在身邊。「大千怎麼樣了？日本人會不會下毒手？」她閉上眼睛，想忘去日本人猙獰的面目，可是怎麼也忘不掉。兩三天的路程竟走了七天七夜。楊宛君抵達上海，乘黃包車到西門馬浪路西城里十七號一座兩層樓小洋樓。這房子是張大千從一個商人手中買來的。四嫂聽見有人按門鈴，開門一看，不由怔住，這頭髮蓬亂風塵僕僕的少婦是誰呀？「四嫂，我是宛君。」

「哎呀，你怎麼這般模樣，快快進來。」過幾天，宛君給大千拍電報說：「你要的畫還有些我找不着，必須你自己來找。」又過些時寫封信謊稱：「四哥已在北平，你回來找畫完畢，帶四嫂與我同回北平，否則兩個女人行路實在不便。」這樣延宕了一個多月。日本入上門逼畫，大千拿宛君的電報和信給日本人看，看後果然深信不疑：「給你開個路條，跟你一星期返回。」十天吧，有的畫在蘇州，我要去蘇州拿。」拿到路條，大千給宛君拍發電報說：「即日啟程來滬。」

宛君接到電報欣喜若狂，那些日子，她時刻在為大千擔心，將要重逢了，萬分高興。四嫂見宛君在梳粧臺前勻施粉黛，含笑說：「人未到，先打扮起來。別擔心，他一來你就胖囉！」宛君緋紅了臉說：「四嫂，這兩個月够我受的了，你還拿我開玩笑。」四嫂看着貌美如花的宛君嘆氣道：「以後恐怕更有你受的呢！」大千到達上海，夫妻相逢，悲喜交集，大千忙說：「快收拾行李，回四川去。」

大千和宛君帶着兒子羅羅從上海乘船到香港，一行三人住在一位朋友家，他們決定回四川。乘火車先到廣西梧州。一架日本飛機丟炸彈丟在他們的住所附近，幸好沒爆炸。他們不敢久留，匆匆又趕到貴陽。日本飛機又轟炸貴陽。大千、宛君帶着羅羅衝出貴陽飯店，鑽進門口大榕樹的樹洞，羅羅嫌悶，不肯進去，宛君用背欲壁，將羅羅抱入懷中，三人抱成一團，躲過了空襲。

民國二十七年，九死一生的張大千與楊宛君終於抵達重慶，他倆先住在三哥家裏，不久到了

成都灌縣，坐滑竿到青城山，租下「上清宮」後院，一間三通的廟房成了大千的畫室。宛君細心佈置一番，夫妻安定下來，大千時年四十歲。他偕宛君上山散步，走不多久，宛君便嬌喘咻咻起來，大千說：「我要在這兒蓋所亭子，供遊人休息。」後來他出錢蓋了一所精美的八角亭，又在「上清宮」周圍滿栽梅花。大千的另兩位夫人黃凝素和曾慶蓉隨後又相繼到了青城山。

青城山是全國馳名的道教觀宇所在地，人說：「天下名山僧佔多。」可是四川灌縣的青城山，成都西郊外的「青羊宮」，新津縣郊的「純陽觀」，却是道教的天下。

「上清宮」在青城山的最高處，也是最大的一座道觀。大千一家在此賃居數室，一住便是三年，那正是「抗戰」的前中期。自然，他一家有時也去一百華里外的成都走動走動，聽聽川戲，看看老朋友，吃吃有名的飯館，住幾天後再回到青城上清宮。那時的交通工具只有人力車最便利，連三輪車都沒有，後來才有了成都到灌縣的長途公共汽車。可是上青城山，尤其是要上最高處的「上清宮」，那就非乘坐兩名轎夫抬的簡單竹轎，川人稱為「滑竿」的便是。大千在青城山「隱居」這一時期，生活得非常逍遙自在，除了遊山，作畫，接待遠來拜會的老友之外，也讀了不少古書。祇是從詩詞上看去，大千的造詣與進境，成就不凡，試從下面幾首律詩和絕句即可大為欣賞。

青城小居口占

自謂名山足此生，携家猶得住青城。
小兒捕蝶知宜畫，中婦調琴與弄聲。

食粟不謀腰脚健，醲梨長令肺肝清。
竭來百事都堪慰，待挽天河洗甲兵。

這一首七律，原是初稿，後來又易稿爲：
萬里飄蓬一葉輕，竭來猶得住青城。
兒捕粉蝶知宜畫，妾整朱絃與辨聲。
食粟不謀腰脚健，醲梨聊令肺肝清。
秋來百事都堪慰，待挽天河洗甲兵。

上清宮

濯纓初謁丈人君，擲筆還尋警鬼文。
懸樹六時飛白雨，吞天一壑染紅雲。
恰逢道士暗然笑，偶說長生術在勤。
我欲真形圖五嶽，祇愁尚慶濁紛紛。

青城第一峯

百劫歸來謝世氛，自支殘夢掛秋雲。
樹連霄漢高臺迴，衣染烟霞寶殿薰。
萬派爭流來足底，一身孤置絕人羣。
諸天自罷聲聞想，聾咳何教下界聞。
像這樣的好詩，可以說直追工部、放翁，不讓古賢專美，大千對青城真是夢寐不忘，遠遊異國他鄉，時夢青城，試鈔錄三首爲證。

(其一) 紅葉小鳥

雀眼驚秋早，熊熊滿樹翻。
坐花甍病客，滅血泣孱魂。
絳帳笙歌隔，朱樓燕寢溫。
青城在萬里，飄夢結靈根。

(其二) 青城老人村

投荒乞食十年報，歸夢青城不可攀。
村上老人應已盡，含毫和淚紀鄉關。

(其三) 青城山

沫水依然作亂流，味江難望蜀膠投。
平生夢接青城宅，擲筆還羞與鬼謀。
宛君與黃凝素陪大千畫畫，大千說：「我要畫一位仕女。」兩人爭著猜畫的是誰，大千搖着鬚鬚笑說：「你們都未猜對，我畫的誰也不是。」大千揮動手腕，勾出一美女身影，正要點睛，會慶蹙蹙蹙蹙的走了進來，她體態較胖，脚步重些，震得青石板「格格」作響。大千畫筆一歪，眼珠流了出來，大千氣得把畫撕了。

楊宛君隨大千上青城山最早，又是爲大千所鍾愛；大千作畫時，不論大件小品，端水盤，遞畫筆，牽紙磨墨，都由宛君服其勞。後來才去了曾黃二位夫人，但在作畫上，仍舊是宛君負責。

在青城山上，「三太太對一夫」的生活局面究竟是如何相處，外人無從確知。不過，曾經發生過一次「三太太」的「聯合陣線」，和「一夫」演出一幕正式衝突，事爲當時正在青城山與大千相聚的名詩人易君左所目擊，而且還「客串」了「和事佬」，極爲有趣，不妨多寫上幾段。

大千的脾氣向來有些急躁，對家裏妻小，極其考究「家規」，一不如意，立刻對家人加以責罵。有一次不知爲了何事，「三太太」忍無可忍，竟至聯合起來，對「一夫」先「動口」，後「動手」，拉拉扯扯，演成了「全武行」，其間黃凝素夫人性情最烈，竟順手拿起鎖紙用的銅尺，一不小心竟打在大千的右手背上。大千一痛一氣，大發雷霆，衝出門去，不知去向。

易君左曾經爲文敘述過這樁趣事，他用寫章

回小說體寫這一回合的精采題目如下：

「一氣隱無蹤，雲山日落。」

「千峯尋不見，燈火宵明。」

據易君左的敘述，原來大千一氣出走後，入夜不歸，這樣才嚇壞了「三太太」，急着動員全家，並且和易先生商量如何是好？

後來決定動員全家，和寺中年輕道士，外加易君左，大家打着燈籠火把，在山上附近各處尋找。後來好不容易遠在山腰有名的「天師洞」旁的一個小山洞中，祇見大千面壁而坐，旁若無人。大家欣喜若狂，又勸又陪罪，請他打道回「府」。後來據說還是由黃夫人跪下陪罪認錯，這樣才結束了這幕小小的「悲喜劇」。

沙漠生活兩情繾綣

民國二十九年，大千與宛君、黃凝素、大兒子心智到了敦煌。大千驚見敦煌絕世之作，連嘆：「發現晚了，發現晚了，早該來啊！我一輩子都畫不完。」因爲作畫量太大，他們一行再折返蘭州，大千寫信叫親朋速來，要蕭建初（大千女公子張心瑞之夫）、張心德（張善子之子）、上海市著名的工筆畫家謝稚柳等與他共同開發敦煌。大千特爲從青海塔爾寺請到五位從事宗教繪畫的喇嘛，他們自幼從師學藝，會磨製顏色、縫製畫布、燒製木炭條、製金粉、畫筆等等，有兩位年長的選善畫工筆色彩宗教畫。

黃凝素回蘭州後產一女，行動不便。第二次再到敦煌，陪大千前往的女性只宛君一人。宛君梳一條油光烏亮的大辮子，看大千作畫如醉如痴

，忘了旅途的勞累，環境的險惡。

他倆把家安頓在廟裏，廟門前一條小河，河水流過處露出一片鹽鹼地。帶的罐頭吃完了，吃鹹菜。宛君看着日漸消瘦的丈夫，心裏暗想：「要讓他有新鮮蔬菜吃才好。」

宛君與大千商量，她說：「種些蘿蔔、白菜，好嗎？」大千拍掌贊成說：「太好了。」宛君從蘭州買來菜種，栽種在廟前的鹼地上。用河水澆灌，種子發芽成長，開始有蘿蔔、白菜吃了。宛君十分喜悅。夏天，宛君把幾張蓆子支在河床裏，圍成「密室」，天天在「密室」洗澡。冬天，把河裏的冰敲下來，貯存在廟的伙房裏，用時化開。用水來源困難，洗長髮過於費水，宛君忍痛剪掉一頭青絲，梳起短髮。

宛君為適應沙漠生活，學騎駱駝。一日，她跨上駱駝背，駱駝抬起後腿，把她從前面摔下。旁觀的人忍不住大笑，宛君強忍着眼淚，大千安慰她：「再騎一回，記住，駱駝起身時先抬後腿。」宛君終於學會了騎駱駝，她愛聽「剛銀銀，剛銀銀」的駱駝頭鈴聲，好似美妙的音樂。

有一天，廟門口來了一對藏族年輕夫婦，帶領着兩個孩子，衣衫襤褸，風塵僕僕，想拿些東西換些吃的，他們哀求說：「我們的糧食被哥薩克人搶去了。」大千對宛君說：「不要他們的東西，送他們一袋麵吧。」宛君想：送麵給他們，他們不會做。立時挽起袖子，和麵烙餅，藏胞接過大烙餅感激得淚水直淌。他們的帳篷離廟很近，藏女請宛君去喝奶茶。宛君怕不衛生，大千說：「妳不去喝，她會用刀捅了自己。」宛君應邀

進帳，藏女深深行禮，兩個小孩熱情地請宛君坐下。藏女拿起一隻銀碗，抓把乾馬糞，「滋滋」地擦，擦起大衣襟，「呸呸」往上吐幾口唾沫，邊吐邊擦，藏女又用奶茶涮了涮碗，宛君咬着牙，端起碗一飲而盡。

宛君要讓大千也享受一下這番禮遇，她對大千說：「再來邀請一定要回去。」藏女果又來邀，大千也領略到奶茶的美味。大千飲罷為他們一家作畫，畫了可愛的孩子，以及藏女用銀元做的飾物。

玉門油礦的工人們運輸食品菜蔬，總要送些給大千夫婦，大千感謝工人們的好意，常畫些畫回送他們。

住在敦煌二年六個月後，大千滿載而歸。他所有的畫都由宛君保管。為了還貸款，開畫展覽。民國三十三年在成都辦敦煌畫展，門票二角。大學生在新聞晚報撰文說門票太貴，買不起。大千耐心地答道：「這批畫館畫成並展出，前後共耗資十幾萬大洋，希望諸君鑒諒。」

晴天霹靂浪打鴛鴦

名流畫家葉淺予、謝稚柳等與大千住在成都，劉君里管賬。有一天，一位黃埔軍校學生來取畫；說一個月前預交了十兩黃金。大千叫人取來賬本一看，果有此事。他對來人說：「請過幾日再來。」過幾日，那人再來，看到的是一幅長六尺、寬三尺的畫軸，畫中一個黃色的地球上立着一隻振翅欲飛的紅色雄鷹，這是一幅表現黃埔精神的名畫。

張大千厭煩交際應酬，國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長孫科開汽車，帶衛士來也拒不接見。一天，黃澱素帶着孩子們在門口玩，旁邊有三侄媳張心毓。一個腳踏草鞋的雲遊僧人要見大千。黃澱素上下打量這位行者，不肯讓他進門。大千走出來一看，哎呀一聲，與那和尚緊緊抱在一起，親熱非凡，他對黃澱素、張心毓說：「這是出家的學者，你們別看他穿草鞋，人家學問可好呢！」

張心毓是大千在敦煌時嫁到張家，她聽黃澱素說：「敦煌太苦，洗臉水要留着喝。到處是鹽鹼地，女人生孩子沒水洗，用紙來乾擦。」心毓想：「宛君這麼嬌貴的人，竟能在苦地方待兩年多？」未見面就生欽佩之情。後來住在一起，心毓早上喊宛君去吃湯圓。宛君說：「我困着呢，才睡下。」心毓進屋一看，桌上四根黃蠟燭在冒烟。她服侍大千作畫往往是通宵達旦。

長期的勞累和茹苦含辛，宛君患了乳腺癌。民國三十五年，抗戰勝利後，大千送宛君重返北平，宛君留在父母身邊治病，除了患乳腺癌，還患胃病。她接到大千自成都來信，說想再去敦煌，對榆林窟進行臨摹，她不顧體弱多病，立即回到成都。宛君到了成都，時局大變，中共擴大叛亂，大千無法再去敦煌，大千的家庭也起了大變化。

黃澱素、楊宛君分開住了。宛君與會慶蓉夫人住在一起，當時的地點叫沙河鋪。

有一天，張大千突然來到沙河鋪，看見會慶蓉只給宛君一碗湯喝，皺起眉頭急問：「怎麼就吃這個？」會慶蓉辯解道：「宛君感冒了，不能

吃油膩的東西。「感冒也不能就吃這個呀！」宛君插嘴說：「我們每天都吃這個，不是籩芭豆就是泡菜。」待到宛君單獨與大千在一起時，大千勸宛君要忍耐，提筆給宛君寫了三個字「忍爲高」，掛在堂屋中央，說：「聽我的話，不要與她計較。」宛君流着淚水說：「好。」

宛君到黃凝素處串門，黃凝素說：「我要跟大千離婚，我勸你也早作計較，咱們一起與他離婚算了。」宛君已看到自己悲涼的前景，可是舊日的情愛仍然在溫暖着宛君，她存着幻想，大千能再回到她身邊？大千以前不也鬧過李秋君、春紅等桃色事件嗎？日子後來仍然美滿。宛君斬釘截鐵地說：「不，我絕不離婚。」黃凝素又勸說了宛君兩次，見宛君不爲所動，宛君說：「我是北方人，離婚後無法回去見父老鄉親。」黃凝素則決心與大千離婚。

張大千問宛君：「黃凝素跟我分開了，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」宛君苦笑說：「我不離婚。」大千點頭稱謝。然而由於時局動盪，成都危急，張大千不得不離開危城。

成都淪陷街道學習

民國三十八年張大千帶着年輕貌美、溫柔體貼的徐鴻賓（後來大千替她易名爲「雯波」）去印度。行前，給宛君留下幾兩金子、幾擔米、幾百斤柴炭。共軍進攻成都，砲聲隆隆，徐鴻賓在機場上等張大千。大千特別去到楊宛君的住處道別，宛君溫柔地把頭靠在張大千胸前，任由大千激動地把她緊緊摟在懷中，大千終於還是放開了

她，深情地看了她一眼，依依不捨地走了。這一切，竟成永訣。

張大千去印度不久，成都淪陷了。黃凝素已離去，宛君與會慶蓉一起生活。會慶蓉見宛君外出參加「街道學習」，很不高興，就不給她飯吃。宛君不顧一切困難，她把參加社會活動當成自己的新生，自己的精神寄托。

一天，宛君與畫家王清華走在七里街上，看見一個衣着破爛、脚步蹣跚的女人，走近一看，竟然是黃凝素，昔日的風采蕩然無存。「我在給張大千散德性！」黃凝素憤憤地說，她怨恨張大千。宛君說：「你散不着人家的德性，你已經跟人家離婚了呀！」

張大千臨走時，將敦煌臨摹的二百六十幅畫交給楊宛君保管。（其中多爲畫稿，尙未完成。）多年來，她保存着他所有的珍藏，在動亂不安的八年抗戰裏，她冒着危險救出大千和古代名畫，大千信賴宛君，猶如信賴自己，大千曾說：「你如果生活困難，可以賣掉一部分。」宛君說：「我寧可餓死，也不賣。」

大千走後，宛君從自己微薄的生活費中抽出大部分來買布、綢、葉子烟。她細心護理那些畫，用葉子烟熏，怕長蟲子，經常晾晒，怕發霉。二百六十幅畫，耗去了宛君多少個日日夜夜，暮暮朝朝。

民國四十年，中共的民警和街道主任找楊宛君談話，要她獻出敦煌壁畫。宛君拿不定主意，祇好寫信給在印度講學的張大千，把交畫的情況告訴他。

大千回信說：「四川潮濕，不易保管，交出保管也好。」

民國四十一年經楊宛君手獻出了二百六十幅敦煌臨摹圖。四十二年，楊宛君到衛生學校學習半年，被分發到診所工作。診所歸屬「貴陽鐵路醫院」，共幹發現宛君原是曲藝演員，於是將她調到「鐵路文工團」當演員。

宛君多年的顛沛流離，辛勞成疾，加上她對大千刻骨銘心的思念，病體更爲虛弱。四十七年，宛君在一次演出中暈倒在地球上，她得了急性關節炎。幸虧歌唱家郎毓秀的「愛人」蕭醫生對她進行搶救。這位法國留學醫生爲她作了切除手術，手術後讓她吃了六個胎盤和幾隻甲魚，才挽救了她垂危的生命。「鐵路文工團」毫無理由地讓她退了職。

宛君的好友王清華於民國四十七年（一九五八年）六月因病停薪留職在家，把孤身一人的宛君從四川接到北京同住。

王清華擅繪畫，書法造詣很高，女弟子中有一位是周恩來秘書的千金，活潑可愛，聰明伶俐。民國五十年（一九六一年）秋天，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楊宛君和王清華。周恩來問宛君：「你捐獻了敦煌畫，政府給你什麼獎勵沒有？」宛君說：「沒有，我可以自食其力。」周說：「應該有所獎勵，這件事由齊燕銘秘書長負責辦理吧。」周恩來關切地詢問楊宛君的身體情況後，轉臉對王清華說：「你多照顧照顧她吧。」又對宛君說：「有時間給大千寫寫信，把他爭取回來好不好。」

不久，中共「文化部」獎勵四萬元人民幣，二萬元給張大千的家屬，二萬元留給張大千回來作旅遊之資。大千逝世，「文化部」幾易部長，兩萬元人民幣不了了之。

以往，宛君侍奉大千作畫，捨不得扔掉裁下的紙，捨不得倒掉餘下的墨。大千用這些殘彩剩墨在紙邊上為宛君作畫，這樣的畫宛君共有十四幅。敦煌畫獻出後，日夜陪伴宛君的就是這十四幅畫。看這些畫，就勾起她美好的回憶，幫她打發漫長的孤身歲月。她滿懷柔情地回首往事：大千走到哪兒，都愛脫鞋。年輕時，他為看梅蘭芳演的戲，身上沒帶錢，旋即脫下大褂交給黃包車夫，當了一塊現大洋買張戲票。她又想起大千買了頭綬帶鳥，從不同的角度拍照，然後根據照片繪畫……當她回想大千曾說：「我在中國已有名氣了，我還要到世界上出名。」他浪迹天涯，自己却在這兒受罪。

聞耗大慟累死他了

民國五十五年（一九六六年）八月，宛君視如生命的十四幅大千畫的畫，連同與大千的合影被紅衛兵抄走。她捐獻的二百六十幅敦煌畫，也被說成只有一百八十多幅。宛君痛不欲生，她覺得對不起大千，辜負了丈夫的信任。

民國七十二年四月，張大千逝世的消息傳到北平，楊宛君得悉之後，哀慟欲絕的說：「他是累死的啊，他是累死的啊！」

楊宛君和大千朝夕相處一共十三年，她隨侍大千到過日本，然而到得最多的地方還是在國內

，如北平、成都，並同遊過黃山、華山，同居在敦煌、青城各地。

大千雖然疼愛宛君，可是他二人却無所出，所以大千離開她以後，她獨自回到北平，過着淒清的生活。不過大千在海外，在經濟上還是時有接濟。

大千在臺北逝世後，有人去拜訪楊宛君，她還是一往情深，為他們二人一別三十五年，終於不再會一次面，引為莫大的遺恨。

可是她還是不能絲毫忘情大千，對訪客講了許多往事。

她娓娓道出大千的家教很嚴，不准家人吸煙飲酒打牌。但是到了過農曆年，他破例也和家人擲骰子玩，至於一同去看戲那是「家常便飯」。

談到大千作畫，她說他最重視「寫生」，不論山川花木，他在出遊時，興緻一到，靈感一來，就取出寫生本子畫上個輪廓。宛君說大千最愛畫荷花，這大概與會住在北平的頤和園有相當密切的關係。因為頤和園中的聽鸚館和養雲軒一到夏天，荷花實在太美了！

她還講了一段往事，當他們住在青城山的時期，大千還是不停的作畫，裱畫，當然有時也是為了生活開支大，不能不多開畫展售畫，以資挹注。楊宛君開他玩笑說：「你倒好，住在那兒也不賠錢。」

「對，我到哪裏都忘不了作畫，」同時用手指着他的腦門子說：「全藏在這裏，誰都拿不走。」

談到大千是馳名的美食家，楊宛君很有興趣。「大千青壯年時代，很能飲酒，但他不喝白酒，喜歡喝陳年紹興。品茗當然大千極其考究；他在北平時，還有一樣極其喜歡常去吃的菜，那就是和平門外五道廟春華樓的乾燒鯽魚。他不但懂得吃，而且還極其會燒菜，對於選材料，調味火候，可以說頭頭是道，談起來早已就津津有味了。」

楊宛君對訪客還講了一段大千和梅蘭芳交情篤好，有一段往事，非常有趣。某年梅蘭芳畫了一幅古裝仕女請大千指教。

大千看後對梅說：「我給你畫的美人上加幾根鬍子如何？」

當時梅莫名其妙，問他是甚麼意思？

大千笑着說：「你這麼美，演『霸王別姬』，扮出虞姬多麼美，怎麼你畫的仕女這麼醜？」大家都大笑起來，這也可以看出他們二人交情之深，開個玩笑，大家全不在乎。

訪客告辭的時候，楊宛君深深嘆了口氣，對訪客說：「三十五年前大千出國去，竟成了永別，長期的離愁別恨，使我的心怎麼平靜得下來。」說罷兩淚盈眶，也可以說是「老淚盈眶」呢！

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日大千居士病逝，他的遺囑之中載有：(乙)遺贈部份：「上開余自作書畫，十六分之一遺贈余姪人楊宛君」。

這十六分之一的大千居士遺作，固無論其價值連城，就情感方面而言，亦可足使苦守北地三十六年的楊宛君，在涕淚縱橫之餘，猶能一慰芳心了。